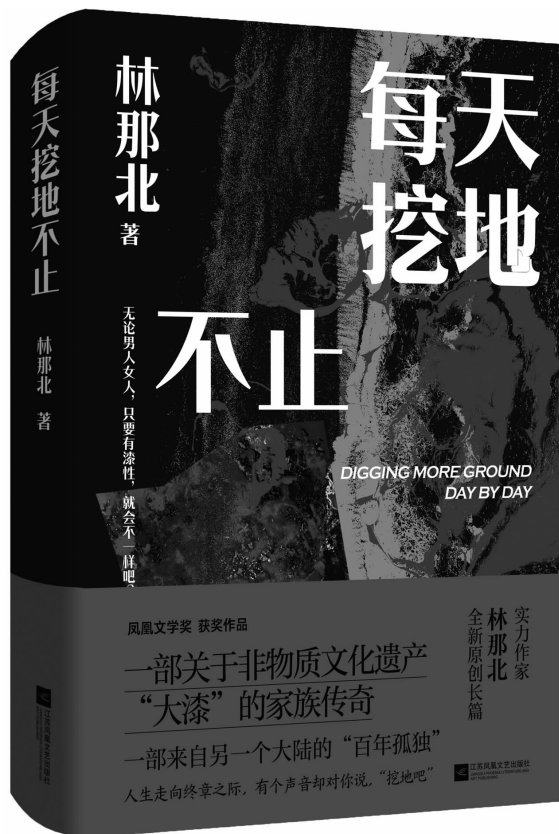


赵定力的房子是村里最气派的

说君子(70)



《每天挖地不止》林那北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5月

2019年6月底，赵定力进了一趟福州城。他独自去，说表弟谢玉非病了，其实是他自己病。身体这东西，每一个零部件既然长了，长年累月一成不变地长在固定位置上，就一定有它们各自的道理。嘴是用来贪吃的，屁眼是用来拉屎的，突然吃不香，拉不利索，人再上下不自在，一脚一脚踩下去都是虚的，全身力气都不知去向，不用说，肯定出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不知道，越不知道越心慌。赵定力忍了一个多月，再忍就没法忍了，于是起个大早。

第二天他才回到青江。

青江不是江，是村子的名字，它临着海，是内海，水面四五百米宽，像一条海的尾巴偷偷伸进来，拐了几个弯后，与一条大江衔接到一起。江水从这个省西北部高高耸起的武夷山灌下来，横穿过大半个省，本来要直接去海里的，半道却被溜进来的海水一把拦住了。每天海水得涨得退，涨时水向西，退时水向东，但海水与江水的交汇地却固定不变，它就在青江村码头附近。站在码头砌得潦草随意的青石板上望去，水面有一道清晰的分隔线，一边浑一边清，一边黄一边蓝，倒也一直相安无事，几千几万年下来像约好似的，从来没有交错浑浊到一起过。码头上密密麻麻排着船。以前船小，看着像一群蚂蚁挤在一起，如今船大了，远远看去仍然像蚂蚁。如果再细看，会发现没有哪艘船是新的，船身上的清漆早已褪尽，船板被长时间水浸日晒后，身体又僵又硬，每一道开裂的纹路都像弃妇幽怨的眼神。从前村里的人并非都捕鱼，闲时也种地，该出海时就出，该下地时就下，海里取回笨的，地里扒上素的，一应俱全，荒年也不怕。但这些男人女人一个接一个往外走，外面毕竟现钱挣得快，鱼就没人打，地也少人种，就一点点寂寥下来，村子便越发显出了无生趣的老态，日出与日落的演出在这里少了观众，每天都显得懒洋洋的。

村东头是几座山，不高，很柔和地微微上翘，山头彼此相连，拉出一个个柔和的半圆形弧线，看上去就有一股与人为善的谦逊。最靠近村子的那座小山丘花瓣般缓缓上扬，周围簇拥着几百亩高低连绵的山地，种着茶、茉莉、果树，就是一些荒掉的地里，杂草也茂盛地连成一片，深浅绿着。整个村子其实就是山的延伸体，从东面向西倾斜，斜到底，就是那个码头了。而东面半高城上，孤零零立着一棵大榕树，不算特别高，树冠却有五六米宽，叶子密实有力，彼此互相重叠，树身差不多得两三人才能合抱。离榕树十来米远是一幢三进式的房子，风火墙围出长方形的大院子，墙根砌着一人多高的菱形青石，上面则是用糯米浆、碎贝壳和黄泥巴捣到一起的三合土垒出一尺厚、两米多高的墙体，抹着白灰。马鞍形曲线山墙的墙头上，乌瓦已有一些破碎或缺失了，歪七扭八，但大部分仍结实实地站在那里，即使有几片已经滑到墙的边沿，瓦身仍显出韧性，与硬度，结结实实地支楞出一股

谁也不服的气度，举在半空示威着。

整个青江村没有第二幢房子能及它一半阔大气派，也没有哪家用这么黑沉厚实的瓦片，村里人就把这座房子称为乌瓦大院。院子左侧还有一扇拱形偏门，门上方挂简陋的牌子，杉木底、黑漆字，正楷写着：谢婆鱼丸店。大院是赵定力的，鱼丸店也是赵定力的。谢婆则是他祖母，有名字，叫春妹。

已经七十八岁的赵定力是村里名人。往前几十年，他的伯父赵聪圣和父亲赵聪明比他出名。再往前几十年，他的祖父赵礼成又比赵聪圣和赵聪明更有名。现在赵聪圣、赵聪明和赵礼成都死了，赵礼成死在去马来西亚槟城的海上，赵聪圣和赵聪明本来也应该死在槟城，但最后赵聪圣死在台湾，赵聪明则死在乌瓦大院。大院还死过赵定力的母亲何燕贞和个子娇小的谢春妹。建起乌瓦大院的人就是谢春妹，建房的钱则是赵礼成从槟城寄回来的。现在谢春妹死了，赵礼成死了，赵聪圣、赵聪明死了，何燕贞也死了，剩下赵定力。

年轻时赵定力是村里个子最高的人，高却瘦，主要是骨头细，肉怎么长也撑不起来，看上去就像一条竖起来的带鱼晃来晃去。现在他背驼了，脚也用不上劲——人老不都是从脚开始的吗？腿太长，自然也更容易弯，膝盖往前拱，走起路来背、腰、腿、脖子，浑身到处都是长短不一的弧线。老了，所以病就来了。究竟什么病呢？他得去趟城里的医院。

医生就是表弟谢玉非，比他小十四岁，已过了退休年纪了，却还没正式退。当医生就是这点好，越老越值钱，白发和皱纹都可以拿来当金子贴门面，贴多了，反正不管真假，连自己也慢慢信了。赵定力以前很少麻烦他，一辈子不麻烦才是人生赢家理。诊室不大，摆一张白色旧桌子，除了谢玉非，还有两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坐在桌子的对面，也穿着白大褂，但两眼怯生生的，浑身都是学生味，一看就是来实习的。

赵定力在桌子侧面的椅子上坐下，先盯着谢玉非的白大褂看，布已经不太白了，泛着黄，有点皱，袖口那里还微微起了一层细密的毛边。在医院这种地方混久了，自信是靠一个个倒霉的病人、死人赠送的，赠得越多，脸上的自信就会堆得越丰厚，谁还在乎披在外面的一层衣裳？然后赵定力眼光慢慢上移，移到谢玉非脸上——脸皮居然是粉色的，其实是因为白，色素浅，皮底下布着密密的血点，白和红混在一起，就成了粉。像所有的病人一样，赵定力开始惶惶说起自己身体情况，谢玉非问一句他说一句或者三五句，说时眼睛一直盯着谢玉非。表弟脸上在起变化，皮还是粉的，但眉头那里曾一闪而过地微微皱几下。赵定力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呢？他十四岁那年舅舅来信，说已经生了三个女儿的谢家终于添丁了，早产，只有四斤半。父亲赵聪明于是让他进了一趟城。他提着自家养的两只公鸡和一筐鸡蛋跨进谢家，看到在床上一团小小的肉，脸像宰杀时忘了放血的死猪肉，红得发紫，鼻尖堆满星星点点的黄斑，眼紧闭，双拳握住举在肩膀上方抽搐般胡乱舞着，气都喘不匀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谢玉非。

谢玉非说：“你先去做个心电图和血凝全套检查吧，看能不能做肠镜。”

“肠镜？”他嘟囔着，定定看着谢玉非。已经活了七八年他都不需要做这项检查，突然要查，出什么问题了？人一生下来就明里暗里配齐了各种器官，看上去它们像是为了服务主人而来的，却在几十年里反复向人家要服务，无论哪一个出点毛病都要整得鸡飞狗跳。现在轮到他的，他的肠子到底怎么了？

谢玉非笑了笑。“毕竟有年纪了，”他说，“有点毛病很正常。你先去缴钱，然后去抽个血，再查一查心脏。哦，我走不开……”说着他冲对面的实习生抬下巴，其中一个清瘦的女孩马上就站起，对赵定力一笑，说：“我是小林，我带你去。”

赵定力只好站起，跟着小林在医院各处走了一圈。几年前他曾来做过青光眼手术，与上次比，医院主楼扩建了，旁边还立起一幢二十多层的新楼，看上去宽阔了很多，但来看病的人却更多。上次挂号、缴费、取药的人挤挤挨挨的，这次更是密集得像是来抢钱，退一步仿佛就吃了大亏。究竟是生活好了，身体反而更差，还是腰包鼓了，能看得起病的人更多了？不知道，反正乌压压一片，每个有病的身体互相毫不见外地碰来碰去，气息呼来呼去，脸色都不是太好，表情也基本没有。瞅准一个空隙，赵定力边走边侧过头问旁边的小林，他说：“我这到底是……什么毛病？”小林客气地笑笑，说：“先查一下。”

内容简介

当代著名作家林那北的最新长篇小说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大漆”作为载体，讲述了福建沿海地区一个奇特家族百转千回的故事。小说以一个百年家族的历史和一个当下的生存故事，把文明进程中必然遭受的断裂、传承、保守、开放、交融、坚守等概念，化为普通人的喧哗与沉默、谎言与伤痛、奇遇与选择，由此呈现中华文明在沿海地区得以保存并走向世界的历史与现实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具有经典气质的文学时空。

作者简介

林那北

本名林岚，福建闽侯人，现居福州。当代著名作家，福建省作协副主席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杂志社长、主编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锦衣玉食》《我的唐山》，小说集《寻找妻子古菜花》《请你表扬》《唇红齿白》，长篇散文《宣传队，运动队》等二十六部著作及九卷本《林那北文集》。小说被翻译成法、日、俄等语言译介到海外或改编为影视作品。

“行道德”当然是君子应有的义务和责任，所以我们会认为立于道者为君子，据于德者为君子，依于仁者为君子，由于义者为君子，立于礼者为君子，乐于智者为君子，主于信者为君子，事于孝悌者为君子，行于廉耻者为君子。然而，正如孟子认为君子的最根本的标准不在“行仁义”，而是在于“由仁义行”一样，君子之所以为君子，并不只是看他是不是“行道德”，而要看他是不是“由道德行”。所谓“由仁义行”“由道德行”是强调作为人内在之德的光明和固化。

德是人心本有的属性；德是人情愿的欲望；德是人内心自发的行为。孟子说“可欲之谓善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，此“欲”不是任何外在的要求和责任，而是发自内心的“自觉自愿”。这是一种人的情感生命的发动，这是一种心之理的光明。所以，“由仁义行”“由道德行”强调的是生命情感的发动，心之理的光明，发自内心的愿望、意愿、欲望去行仁行义，去行道德。

我们要知道，“忠”是从心之“中”“直”“正”的位置，是从心之“尽”“一”的程度，是从心之“至公”“无私”“竭诚”“不欺”三个方面或说层次来呈现其本质属性的。心是大者，此立一切就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孟子那么重视“先立乎其大者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的原因所在。而能否立其心、存其心、尽其心、养其心则又成为判断是否是君子的根本标准。“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，此之谓也。君子之所以为君子，内在的品格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，这就是君子人格、君子品格的问题。君子的忠诚，君子的善良，君子的勇敢，君子的中庸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“忠德”而得到体现的。

“尽心”“尽己”“诚心”“成己”是解决“内心”的问题。君子所重正是在于对于自己内在品德、品性、品格的培植。“为人”“爱物”“成物”是解决“外行”的问题。君子所重亦是在于要有行动力和实践性。也就是说，以忠为德性的君子，他们的所想所行统统是围绕着如何尽心尽力地为人、为物，一心一意地为人为物，至公无私地为人为物，竭诚不欺地为人为物。

明白这一点，就会懂得孔子为什么那么重视“忠”的问题，为什么将“忠”作为君子必备的人格、品格来加以强调和升华。翻开《论语》，这样的记载是很多的。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曾子曰：‘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’”是说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：为别人办事是否做到了尽心尽力，一心一意，至公无私，竭诚不欺？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子曰：‘君子……主忠信’”是说作为君子为人处事要以忠信为主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‘文、行、忠、信’，是说孔子所教授的内容有四个：文献、德行、忠、诚信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主忠信”，是说以忠信为主。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子张问崇德辨惑。子曰：‘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’”是说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，辨别迷惑。孔子认为要以忠信为主，使自己遵义崇德而行。孔子这里是强调“忠”德的具备是提高道德、辨别迷惑的前提，行使美德要以“忠信”为前提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张问行，子曰：‘主忠信，行笃敬。’”是说子张问怎样做事才行得通，孔子认为，内心要忠诚守信，行为笃厚严肃。提高道德要忠信，做事行动要忠信，这就是忠信在道德动机，道德行为内外两方面的重要性的表现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多次提到“主忠信”的原因以及目的和意义所在。

孔子对“忠”德的重视以及对“忠”成为君子之德行的强调是要对“忠”德基础性，根本性的内在性与行动性，实践性的外在性之统一性的强化。“在内为德”，这是忠德的内在性要求。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要注重内在的修养的，是要在意内心是否端正，内心是否竭诚。“施之为行”，这是忠德的外在性要求。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要注重外在的实践的，是要在意行为是否“为人”“为物”的。对他人以忠恕，“然则忠恕，君子之道也”（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），此之谓也；对家庭以孝慈，悌弟，和顺，“君子之道，譬如远行，必自迓；譬如登高，必自卑”（指君子之道的实行是从最近的家庭关系开始，“妻子好合，兄弟既翕，宜乐宜家，父母其顺矣乎”）（《中庸》），此之谓也；对国家以守职尽责，安民乐民，“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”（《诗经》），此之谓也；对天下以人文化成，“是故君子笃敬而天下平”（《中庸》），此之谓也；对天地以参赞化育，“唯天下之至诚……知天地之化育”（《中庸》），此之谓也。要之，只有以诚为质的忠才能贯通内外之道。所以，君子主忠信，贵诚信。“是故君子诚之为贵”（《中庸》），此之谓也。



徐小跃（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、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）

国学玄览堂(109)